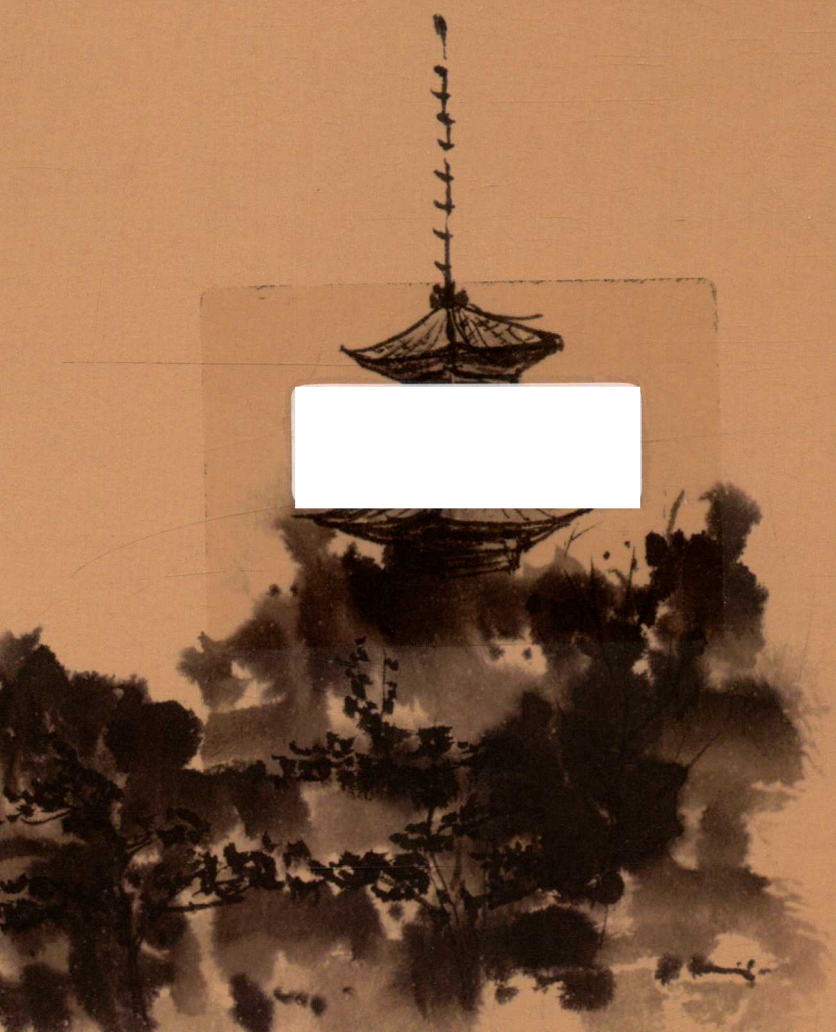


匾上乡愁

The Time That I Have

朱国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匾上乡愁

The Time That I Have

朱国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匾上乡愁 / 朱国飞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90-1797-2

I. ①匾… II. ①朱…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6507 号

匾上乡愁

作 者: 朱国飞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胡 笋

封面设计: 李秀国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797-2

定 价: 48.00 元

序：春花烂漫

这几十年来，读了许多文艺方面的书，也随心而动写了几本有关故乡人物故事的书和十多篇小说，笼袖了我对故乡的认知与深情，有时在梦里也都是故乡的影子。我想读书写作是随性的事，也同人生的漂泊、眷念、典藏，及思绪的漫游相关。思绪的漫游好像一朵朵鲜花的迎春怒放，常常使我陷入一种恋念，犹如去观赏《牡丹亭》里优美动人的故事。于是，我出门去观花，就有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情趣，呼吸着清新。读书写字，很像去观花。

去中山公园看牡丹，牡丹亭古色古香不着一字（亭柱及廊下无楹联），亭前的园圃里却已是花间语嫣，春花浪漫。

初春，迎春、梅花、樱花、桃花、茶花相继开放，还有一种小黄花更是绽放的铺天盖地，异香扑鼻。唯有这牡丹，肥硕的绿叶下慢慢萌动着花蕾，仿佛春雷频催的雨帘下、池塘边、湿滑的泥巴裹孕下蠢蠢欲动的蝌蚪，沾着春的呼吸，浴了春的抚摸，犹如闺中娇娃，姗姗来迟。我轻轻步入花丛，呼吸着她的娇骄喘吁吐纳芬芳的气息，聆听她那花间嫣语情愫喃喃呢，让她的轻喘毕毕剥剥地灌注进我的耳膜，似真似假、似语非语的清音在身后荡漾。

时间在瞬间凝固了，花蕾在身旁悄然开放。

春天，细雨濡湿了四川峨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峨嵋山金顶，雨雾长年笼罩，难得阳光普照。雾霭里，我终于踏上了金顶，细雨围着身子，

衣衫披着湿湿的雾，脚步已经轻得可听得见自己砰砰的心跳。心里的宁静就像在等待一朵花儿的绽放。台头仰望，普贤菩萨十面金身耸立在云雾里，周围摆着的莲花神灯，一圈圈、一层层，仿佛菩提之花在雾的海洋里开放。一声响亮，云雾劈开了一条缝，太阳露出了一个笑脸，十面金身的菩萨霎间金光闪闪。静静的莲花台下游子香客仿佛醍醐灌顶，惊喜中爆发出欢呼喝彩，继而顶礼膜拜，一浪一浪，像那莲花般开放。我觉得自己是莲花池内的那条小鱼，闻到花的清香。

春天，陶渊明的家乡山青水秀，摇着一叶偏舟，悠悠地淌过漓江的清水溪，去看“桃花源”。一瓢一瓢的溪水流淌着桃源洞内泊来的花骨朵，粉红的，艳白的，灰紫的，一串串流浪的魂在溪水里招摇。入洞出洞，苗家姑娘窈窕的身姿在竹编的舞台上蹁跹，赤脚弹踏的舞步，是古老的琴瑟上的音符，流淌着青春的歌。溪水映红的是水车翻转的河畔桃花，一簇簇，一朵朵，编织在陶公耕读的诗句里。陶公喝了自己酿造的桃花酒，谱写了世外桃源的乐谱，雕文如椽。

春天，龙脊梯田一半是雨水，一半是花海，大鹏展翅，从山涧落下，吻那花香，潦倒一坡一坡彩色的梦幻。瑶家的吊脚楼里溢出竹筒饭的醇香，一串串桃枝伸展着，在花窗格子前徘徊；妖艳的花朵讲述着山里的故事，尾随着楼壁旁一条曲曲弯弯的石阶小路嵌入崎岖的梯田，和远处的梯田上的油菜花在芬芳中逍遥拥抱。我一个石阶一个石阶地探寻，梯田的歌谣已经被诚朴的瑶女编织进瑶绵之中，那古老的字符叫你读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奥秘。

春天，湘西凤凰城绿水绕溪，桃花水轻轻地在溪水淌过，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像个观音的样子，在溪边唱着那凄美的歌谣。

春天里，我做了一个个的梦，梦见壮苗瑶侗羌族的姑娘们穿着金银首饰编织的衣衫和花冠般的帽子，围着我跳舞，舞步飘逸浪漫。她们唱着好听的歌曲，花儿一般地在她们生活的山寨里自由开放。

春天里，牡丹花在酝酿着富贵，酝酿着生动，酝酿着花中之魁的“再

生缘”，酝酿着春天里的浪漫。她向往着天上云彩般的奇丽，向往着行云流水般的烂漫。我细细思之，她莫不是春天里的一种情怀，逃不脱春的纠缠，“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那是春的语言，在此时此刻再一次地说话，喷发，璀璨。

遥远的山寨里的花现在还开得灿烂么，或者在酝酿着新的绽放。蓦然回首，她已经萌发了，柔柔的相思在花蕊里飘舞，《牡丹亭》演绎着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故事，那是牡丹的芬芳。

此时此景，渐入我心，是为序。

（写于上海万里城 / 2016 年春）

徘徊在海的那一端

无端几天，他就被蒙冤而囚禁于大牢里。

很多年了，杨海强仍然记得那初，小小的西湖边随着那部与黄菊的恋情始终不肯散放的小帆里对时或静言小酌的淡淡闲笑声，那在摇曳着白浅蓝的帘幔里诞生在街角巷尾的日本女人手里都晃动着物件不置地为她

目 录 CONTENTS

序：春花烂漫·····	1
匾上乡愁·····	1
寻找九妹·····	54
翔·····	75
雾 渡·····	92
房 客·····	103
网友野草·····	107
庙港人家·····	109
离婚没来由·····	115
燃烧我们的青春·····	129
东流河·····	138
海妹子·····	165
生死签·····	175
桥堍之战·····	185
阿品打工记·····	196

匾上乡愁

记不清待了多少时日，台湾老兵、沙地人秦显达的创伤痊愈了。他不愿细看身上的疤痕，也不愿去抚摸那疤痕，他只想将之遗忘。台北的雨竟然陪着他淅淅沥沥落了那么长的一段时日，窗外埋伏在阴雨中的芭蕉叶子摇来摇去反复搅动着他的旧梦，梦中都是九妹的影子。身上的伤好了，他细细擦拭那些灰暗的稍微有点纠结的皮肤，让麻木的思绪有了活泛的念头。他扳起指头算了算，从被顽军徐雄部队抓壮丁到被逼去了台湾，已经有了十八个年头。青春流逝了，流逝得很快。真好象做了一个梦。回过头来，那个梦又离他很远很远。现在他形单影只，像一只孤独的鸟，一只被雨淋湿又被打折了翅膀的鸟。他很想飞起来，到大海的那一头去，可那是海市蜃楼，他是飞不过去的。他擦干净身上的污垢，穿上那件沙地土布衣衫，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徘徊在海的那一头

每隔几天，他就被派到杨梅镇上去购物。很多年了，杨梅镇仍然破旧如初。小小的街面流淌着阴郁与贫穷。阴霾始终不肯驱散的小镇里时时残留着小贩的凄凉叫卖声。那些甩着花白浅湿的布裙盘腿坐在街头巷尾的日本女人手里摇晃着物件不遗余力地

续续叫卖着，她们是这个岛上被遗弃的人，她们身旁的物件是她们赖以生存并能返回故乡的唯一东西，是一堆救命稻草。秦显达无趣地从她们身旁走过。有的日本女人拉扯过他的衣袖，灰暗的眼光在秦显达的思维里一闪而逝。突然，有个身影使他眼睛发亮。清清爽爽的衣服，梳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女人从街的那端从从容容走来。有着青云一样身段的姑娘飘然而来。慢慢地，秦显达看清楚了，那是他日思夜想的梦寐以求的倪九妹一样的姑娘！杨梅镇有雾，有雨，有海鲜的味道，更有乡下女人叫卖的声音，偶尔也有撑着油纸伞身穿花旗袍花一样开放着趟过街面的女孩那轻轻软软孜孜寂寂飘过的身影子。那青云一样的姑娘勾勒出的虚幻景致让心如止水的秦显达目眩心迷。

喂喂喂……

凄清的街道回荡着小小士兵沙哑的呼喊，在小镇激不起一点点涟漪。日本女人眼睛里闪动着细细的泪光。街那边的姑娘甩手拐进街的一角，在秦显达的面前消逝了，消失得很轻很轻。

难道是倪九妹寻觅自己来到台湾？这种荒诞无稽的想法在秦显达近乎绝望的头脑里不断地发酵，发酵，发酵到使他几乎要发疯的状态。他不断地想法到杨梅镇去，去寻找他头脑里思念着的那个姑娘的身影。这一找就找了十多年。因为日积月累的思念，秦显达未老先衰，身体变形，奇瘦。

他的身体虚弱到不能在海军陆战队干了，他脱了那身禁锢大半生的军装，去了台北。

台北的雨湿湿的，有点粘稠，随着风的旋律一点一滴地从屋脊上飘落下来，继而有了雨打芭蕉的景致。台北的雨空空的，滴滴笃笃从竹筒的一端敲打着另一端，湍湍缓缓地流淌下来，淋漓成一帘的薄雾。秦显达身穿便装借宿在一个小巷的瓦屋里，透过陋室的窗户，看着雨雾里的芭蕉晶亮的大叶子，好象看到一对大鸟的翅膀。他到台北的头一件事，

就是用病退得到的钱买一套合身的衣服。他跑遍了台北，寻觅到了一家叫做“乡下头”的裁缝铺。他叫师傅量身定做一套青蓝色的男装。那家店店面不大，却有着沙地人喜欢的芦菲花土布料。第二件事，寻觅了一家私人诊所，请医生用刀剜去他胸前背后那几个刺的字。瘦小的医生揭开他的衣服，看到那几个墨迹斑驳的刺字，眼睛里透露出纠结复杂的目光。

“全部割除吗？”

“全部割除！”

医生的手微颤着，用酒精棉球一遍又一遍替他的皮肤消毒，直到他的皮肤泛出血红的颜色。医生拿着寒光闪闪的手术刀盯住那片血红色的皮肤说，割除很疼的，如果感染还会结很难看的疤痕。秦显达咬牙切齿地说：割除！

灯下，手术刀割得很慢，秦显达耳膜里听到了一种剜肉的嚓嚓声。他的前胸后背有骨肉被撕裂的声音。一种老鼠啃骨头的声音。因为麻药的效果，他的灵魂有点出窍，仿佛台北的雨滴淅淅沥沥敲打在身上，冰凉冰凉。

芭蕉叶子摇翻了雨珠。那种冰凉冰凉的感觉爬上秦显达的胸脯，和着泪水淌下来，滴在床单上。在返回陋室的途中，蹒跚中，他看到一家书店里有个女人的身影，好象是在杨梅镇上飘然而过的那个女人的样子。胸中隐藏的旧痛和身上的新痛霎时涌上来，他几乎要昏晕过去了。那些都是梦啊，就随风而逝吧。那些都是前世的冤孽啊，就让它都报到我的身上来吧。那些都是魔鬼的符咒啊，就叫它撕裂我的肌肤砭割我的血肉使我身心俱毁吧。秦显达跌跌撞撞回到那间陋室，躲藏在雨帘下的黑暗中，喘息，疗伤。

记不清待了多少时日，秦显达的创伤痊愈了。他不愿细看身上的疤痕，也不愿去抚摸那疤痕，他只想将之遗忘。台北的雨竟然陪着他淅淅沥沥落了那么长的一段时日，窗外埋伏在阴雨中的芭蕉叶子摇来摇去反复搅

动着他的旧梦，梦中都是九妹的影子。身上的伤好了，他细细擦拭那些灰暗的稍微有点纠结的皮肤，让麻木的思绪有了活泛的念头。他扳起指头算了算，从被顽军徐雄部队抓壮丁到被逼押送台湾，已经有了十八个年头。青春流逝了，流逝得很快。真好象做了一个梦。回过头来，那个梦又离他很远很远。现在他形单影只，像一只孤独的鸟，一只被雨淋湿又被打折了翅膀的鸟。他很想飞起来，到大海的那一头去，可那是海市蜃楼，他是飞不过去的。他擦干净身上的污垢，穿上那身沙地土布衣衫，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他默默地走在台北的几条街上，耳边传来各种小贩的叫卖声。他细细观察着，设想着哪些是自己可做的行当。因为自己病退士兵身份的低下，想找份管理员啥的相对轻松赚钱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到工厂码头打杂做体力活，他身形单薄恐怕没人要；去就近的商家求助，央求商家主人可怜他收留他给一碗饭吃，他落不下这张脸；流落街头做乞丐呢，他不甘心……听惯了小贩的叫卖声，他有了一种想法：就去做小贩吧，贩菜贩海鲜，兴许有活路。于是，他购了一辆破旧自行车，车上装了两只铁皮桶，开始往返于海滩码头，运输海鲜度日。不经意间，他的生活有了改变，也有新的故事发生。

苦阿婆虾籽酱

台北西北边有个小渔港，渔港边有个小镇，苦阿婆一家就住在小镇的东北角。苦阿婆是小镇上的人叫的，她一家靠做虾籽酱生活。那天秦显达踩着装满海鲜的自行车路经苦阿婆家的时候，听到苦阿婆招呼他的声音。

“湾仔，停一下喏，湾仔！”

秦显达稍稍刹车，扭头看了下。夕阳西下，橙红的天空飘着云彩。一棵柳树遮掩着的柴门半开半闭着，一个老媪的头从柴门内探出来，细

细的眼睛盯住他，一只粗糙的手招摇着，很着急的样子。

“噢，请等一等。”秦显达再抓捏一下手刹，停车，将车后座上驮的大铁桶支撑牢，才慢慢走过来，问道：“哦，阿婆，有事啊？”

“湾仔，进来看看啱，吾有生意可做嘞？”

苦阿婆缩回头，引秦显达进柴门。苦阿婆身后很大一个场院，一大半场院堆放着竹篾做的大筛子。几间较大的茅屋，茅屋里放着大木桶和盛物的器物。屋檐下有晒竹筛子的凳子，有一股香味从老屋子里溢出来，秦显达使劲嗅了嗅，很舒服的香味。

“湾仔，先坐哦，吾去唤春芳。”苦阿婆端了一张小矮凳给秦。“春芳……”苦阿婆转身朝茅屋张望着，脸上浮现出古朴的笑。

“哎……来了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茅屋深处传过来，好象在做着什么要紧的事。磨蹭了一会，那女人的声音重新传了过来：“哎……来了来了！”随着声音从茅屋里走出一位年轻的姑娘。秦显达看到那姑娘时眼睛一亮。他好象在哪见到过。台北菜市场那鱼贩档口挥着大蒲扇的卖鱼姑娘？还是鱼港码头上拎着木桶推销鲜鱼的女孩？

一群麻雀飞进来，苦阿婆赶紧抓了竹竿驱赶，嘴巴里发出嘘嘘嘘的声音。

那姑娘头上扎着两根小辫子，辫梢上绑着红丝带打成的中国结。脸孔红喷喷的，很健康。那姑娘笑起来也很甜美，嘴巴细细地抿住，一种自然默契的笑。

那姑娘轻轻地笑着，变戏法似地从衣袋里拿出一小瓶虾籽酱交给秦显达，姑娘半袖的水袖衫露出白嫩的手臂，皮肤光洁，散发着轻微类似薄荷的香味。

秦显达用手掂了掂，很轻。打开瓶盖，嗅到原味虾籽酱的醇香。秦显达望了望场院里堆放的竹筛子，望了望苦阿婆手中的竹竿，张扬的竹竿仿佛一把枪刺，将贪吃的麻雀驱散得无影无踪。夕阳余晖洒在古朴的

茅屋上，焕发出淡淡的乡土原色。

“好漂亮的虾籽酱！”秦显达由衷地赞道。那叫春芳的姑娘没吭声，只用两只清秀的大眼盯住他看，眼睛里亮莹莹的，有语言在流动。

“有多少货，我要嘞！”秦显达被那姑娘盯得很舒服，他似乎读懂了她的眼神。姑娘身后传来苦阿婆的声音，“春芳，同湾仔讲讲嘛，嘘嘘嘘……”看到几只麻雀返飞过来，苦阿婆再次向空中举起竹竿。

“阿婆说，邀请你帮助我们做，行吗？”姑娘磨蹭了一会，终于说了。

“啊……”秦显达以为听错了，张大嘴巴叫了一声，引得姑娘又笑了。“我——，不会做虾籽酱，我能帮你们做啥呢？”

“不用你来干这活，我阿婆做虾籽酱好多年了，在这一带有名气噢……”那姑娘滔滔不绝。秦显达弄明白了，苦阿婆是邀请他合伙做推销虾籽酱的生意。看着春芳嫩红的嘴巴和笑靥，秦显达搓着手，又跺跺脚，原本平静的内心波澜起伏。这纯洁可爱的春芳姑娘和善良的苦阿婆是怎么看中他而要邀请他这个孤孤单单的贩海鲜的男人的，这好象有点神话。在这种天外飞仙般的佳遇中，秦显达对新生活的渴望被激活了，他一口答应做他们的虾籽酱的推销员，并且设想到台北开一家专售商铺，给虾籽酱申请一个商标，做好商品包装等等。春芳开心地笑了，苦阿婆也开心地笑了。

晚霞涌满天空，秦显达觉得这个傍晚是他来台湾的生活中最轻松快乐的一刻。在笑声中，苦阿婆补充了一句话，她说，春芳这鬼丫头既有错，有眼光！说得春芳羞红了脸。秦显达没在意苦阿婆说这话的意思，秦显达只感觉到这家人家很憨厚。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秦显达出面申请的“苦阿婆虾籽酱”的商标被台北商会批准了。秦显达租赁了一家小商铺，小商铺的面积仅12个平方，在台北北投一个不起眼的小街上。这条街上很多小商小贩，起早摸黑，整条小街响彻着小贩的叫卖声。

小商铺的生意很好，“苦阿婆虾籽酱”在小街卖得很好。

匾上的乡愁

台风季到了，小街被风雨折腾的很凌乱，来小街的人脚步匆匆。秦显达端坐在店柜台后面，透过淋漓的雨丝看街面上撑油纸伞的女人扭来扭去的身影。秦显达手里有一本线装的古典小说《镜花缘》，是他在大龙街孔庙的一个书摊上觅得的。浅白微黄的《镜花缘》舒展着摆在台面上，使他的心境如水般宁静。有个女人的身影挨到小店的屋檐下，收伞，甩水，溢出女人身上脂粉的清香。

“日暮乡关何处是，虾籽酱上解依愁”店门口响起一个又嗲又糯的女人的声音，很具穿透性的好听的声音。那女人在认真地朗读小店牌匾上的字。

秦显达慢慢抬起头，啊……他哑然失声。这不就是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那张女人的脸吗？那女人的眼光在那块牌匾上徘徊，似乎要看透它的涵义。她的眼光是惊奇的流动的，重复的矜持的。她慢慢将眼光移到店主人的脸上。她也看到了店主人眼睛里那种特别关注的目光。

“哦，很神奇啊，你这牌匾上的诗——”那女人吐了吐舌头赞美道。

“听口音你好象也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吧？”秦显达估摸着说。秦显达突然面对曾在梦里寻她千百度的女人，不敢贸然相认，因为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极力压制住自己将要狂跳起来的心，他的眉毛紧紧地凝聚在一起，眯着眼呆呆地盯着她的眼睛。

“哦，是呀，你呢？”那女人快乐地回答，略带女人亲切的声音给秦显达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

“你姓倪？”

“我不姓倪，你认错了！”

“你……难道不是倪九妹？嗯？赤脚扑跌倒跑到我家屋里厢来白相相的九妹！”秦显达问道，他脱口而出的家乡沙地话让那女人惊诧得将手中的油纸伞掉落到店门槛上，发出咚的一声响。

“啊，你说啥？谁跑到你家屋里厢了，你是沙地人？”那女人也用沙地话说了，仿佛对上接头暗号似的惊喜地反问道。那女人的沙地话有点绕舌头，略带着闽南口音的腔调。大概是在台湾呆久了，舌头转不过弯了。

“咍……”秦显达用手擦了擦眼睛，紧紧盯住女人看，直看得她脸孔浮起红云。她慢慢地舒情地笑了，笑得很开心，那种成熟女人雅致的笑容在她的脸上洋溢开来，使她不太年轻的脸焕然一新。她弯下腰将雨伞捡起来，放到店门槛一侧，重新面对秦显达开心地说道：“看来我们是同乡嘞，很难得，很难得，你老家在沙地哪个角落头啊？”

“崇明外沙汇龙镇”

“啊……”

“你真的不是倪九妹？”

“我真的不叫倪九妹，谁会骗你？”那女人说得很认真。

“啊……”秦显达很茫然了。有雨丝从小街飘落过来，沾湿到柜台面上，秦显达移了移那本线装书。

她也很奇怪，这个店主嘴巴里叨念的叫倪九妹的女人跟自己长得很像吗？难道这世上真有两片很相同的叶子吗？真有意思。但她一听到秦显达说家住汇龙镇时，心里突然窜上一种莫名的张惶，微微低了头，不敢多瞧秦的眼睛。她把目光移到那块最吸引她的牌匾上。

“幸会啊，漂泊的游子有幸相识。我很欣赏你店面的宣传，文化底蕴很浓，这种商业营销的作派是受啥高人指点，帮我介绍介绍？”那女人转移了话头，很专业，但语气更贴近些。

“谢谢，那是我写的，小小店铺没啥噱头。”秦显达仍未从情感中回过神来，一只手压住《镜花缘》，一只手撸去书上的几滴雨丝。

“嗯，这牌匾有古诗词的韵味，很抓人。”那女人夸赞道。

“请问你是……”秦显达又问道，他觉得这女人很像倪九妹，说话软绵绵的。

“哦，我姓张，弓长张。我现在永康街附近的一家商务代理公司做事。”

“哦，那里很闹猛的，有名气的商店很多，有鼎泰丰、度小月……”

“哇，你很熟悉呀，有空过来看看，到那里扎个地盘如何？”

“哪敢呀……”

他们谈得很投机，一个站在店台外，一个站在店台内。有细细的雨丝飘散着落在那女人的身上，小街上行人撑着伞慢慢穿梭的情景在她身后组成了一幅水墨画的背景。淡淡的烟雨丝丝缕缕描绘着市井风情，时而浸染着遥远的思乡情韵，在一块一块的牌匾上，在夹杂着小贩杂乱的叫卖声中，在小街的细雨里徘徊，流淌。

他们谈了很久很久，幸好这段时间里没有顾客上门，小店门前只有那女人好看的背影。这个女人的出现好象证实了秦显达书写的那个牌匾上的诗意：日暮乡关何处是，虾籽酱上解依愁。这是秦显达开门做生意以来最有诗情画意的一天。

后来，那女人走了，秦显达送给她一瓶虾籽酱，她微笑着接受了。那女人走了，秦显达呆呆地望着她那秀气的背影，喊了声：再来呀！那女人欣喜地回过头来，清雅软糯的嗓音从小街烟雨中透射出来：哎，我叫张小凤——

张小凤，秦显达听清楚了这个名字。

秦显达仿佛又做了一个梦。

雨落在屋脊上、落在屋檐上，落在小街的石板路上，湿漉漉的雨丝漫散着涂抹在街上行人留印的新旧杂驳的脚印上，撒在石板缝里的青苔上；茸茸的青苔顽强地展现出细细的绿色，将岁月的裂痕抚平。张小凤走了，但她的脚印仍旧在小街上留着，一个经历十多年的幻影在这里续

演着,这让秦显达的思念陷入彷徨无序之中。该给心中的女人写点什么了。秦显达低头瞧瞧那本浅白微黄的《镜花缘》,想象着书中主人公的奇缘,嘴巴喃喃地咀嚼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水中月镜中花是他此时真实的写照。

秦显达在这个台风季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给故乡的家人写一封信,一件是去永康街找张小凤。这封家信是通过台北同乡会转寄香港再寄回大陆的。信封上写了父亲秦九台的大名。他不敢写给倪九妹。后来信是寄出去了,没有回音。他就去寻找台北那个女人张小凤。他去永康街寻找了三次,根本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

台北女教师的恋爱

台风季过去了,小街上生机勃勃。秦显达一边精心经营小店,一边攒积着小街坊上的人脉。他的文才渐渐被街坊业主们挖掘出来了,大家都来请他书写商业广告牌。大半年过去了,这条小街上的牌匾几乎都出自他手。有的商家还邀请他书写打官司的诉状。附近一家小学还以开街坊会的名义邀请他去当书法写字辅导员,自此,他又结识了小学语文老师陈媛媛。陈媛媛三十岁的年纪,长得很清秀,只是身体素质较弱,有点像小说《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气质,性格孤僻,独来独往,不喜欢与人搭腔。陈媛媛甚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秦显达就成了她的读书好友。陈媛媛最喜欢听秦显达对古诗中爱情诗的解说。秦显达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爱情的神话,李商隐的《锦瑟》是爱情的幻灭,而李清照的《如梦令咏海棠》是爱情的渴望。陈媛媛三十岁了,恋爱坎坷曲折,自比昔日海棠,远看簇簇拥拥,近看“绿肥红瘦”。

那是个晴朗的中秋节,黄昏后,陈媛媛移步到“苦阿婆虾籽酱店”,邀秦显达去茶馆喝茶。茶馆店开在西街的最南端,二层木楼,古色古香。